

建筑的意义：与赫尔曼·赫茨伯格的对话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Architecture: A Conversation with Herman Hertzberger

[荷] 赫尔曼·凡·贝赫艾克 | Herman van Bergeijk 朱鹏霖 | ZHU Penglin
朱莹 | ZHU Ying 李钰 | LI Yu

中图分类号: TU-0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3)03-0069-08 DOI: 10.12285/jzs.20230226001

摘要: 本文介绍了荷兰建筑史学家赫尔曼·凡·贝赫艾克和其博士生团队对荷兰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赫茨伯格的专访。此次采访是为了准备2022年赫茨伯格9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讨论的重点包括时间和手绘、结构主义、设计的延续性、建筑教育以及赫茨伯格目前关注的领域。在采访中,凡·贝赫艾克和他的团队成员就手绘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性、赫茨伯格对结构主义建筑运动的看法以及设计中延续性与时间概念的关系提出了引人思考的问题。此外,讨论还涉及赫茨伯格在建筑教育方面的经验和想法,以及他对该领域目前的兴趣。这次专访提供了对赫茨伯格在建筑基本方面看法的宝贵见解,并深入了解了他的设计标志性建筑的理念。

关键词: 结构主义、建筑教育、标志性建筑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terview with renowned Dutch architect Herman Hertzberger conducted by Dutch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Herman van Bergeijk and his Ph.D. students. The interview was done in occasion of Hertzberger's 9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in 2022. The discussion centered on five key topics: time and hand-drawing, structuralism, continuity in desig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Hertzberger's present interests. During the interview, Van Bergeijk and his Ph.D. students posed thought-provoking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importance of hand-drawing in the design process, Hertzberger's perspectives on the architectural movement known as structuralis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inuity in design and the concept of time. Additionally, the discussion touched on Hertzberger's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o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s well as his current interests within the field. This interview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ertzberger's views on fundamental aspects of architecture and offer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is approach to designing iconic buildings.

Keywords: Structuralism,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conic buildings

作者:

赫尔曼·凡·贝赫艾克 (Herman van Bergeijk),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和环境学院, 建筑和规划历史教研室, 副教授;
朱鹏霖 (通讯作者),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和环境学院, 建筑和规划历史教研室, 博士候选人;
朱莹,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副教授;
李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和环境学院, 住宅质量和流程创新教研室, 博士候选人。

录用日期: 2023-02

访谈时间: 2022年5月24日

访谈地点: 赫茨伯格在阿姆斯特丹的事务所

享有盛誉的荷兰建筑师赫尔曼·赫茨伯格 (Herman Hertzberger) 于193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生, 在二战的阴影下度过了童年。战后, 他前往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建筑, 并于1959完成学业。像亚普·巴克马 (Jaap Bakema) 和奥尔多·凡·艾克 (Aldo van Eyck) 一样, 赫尔曼·赫茨伯格成为战后时代荷兰的重要建筑师之一。毕

业后, 他成为 *Forum* 杂志^① 的秘书, 并为该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1960年代后期, 他担任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客座教授, 并于几年后成为该院的正教授。在他的课堂上, 许多学生得以接触了他多种成果——包括文章和设计作品。后来, 这些教学内容被他编写成《建筑学教程1: 设计原理》一书, 该书后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1]。和当时其他对于现代建筑心驰神往的建筑学专业学生一样, 赫茨伯格在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深受勒·柯布西耶的影响, 设计了其第一批建筑作品。

但他很快就被其他的人和思潮所影响。他是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者，擅长通过眼睛洞察事物，并热衷于收集各式各样的图片。在设计位于阿帕尔多伦引人注目的 Centraal Beheer 保险公司大楼（图 1）和众多学校项目后，他很快收获“有天赋的建筑师”的名声。但如今，尽管这些代表作品能正常工作，它们中的一部分仍面临被拆除的风险。赫茨伯格坚信，建筑是世人相遇和接触的精神场所——这一直是他作品的出发点。他的建筑形式也一直在随着时间而改变。其中，宽阔的楼梯作为人与人见面和交谈的空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人在建筑中的流线和被提供的视野也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些都可以从他在埃因霍温设计的院系大楼（图 2）和在乌得勒支设计的蒂沃利（Tivoli）大楼（图 3）中看到。这些建筑的空间更加紧凑，内部结构清晰，外部则相对简洁。

凡·贝赫艾克于 1997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赫曼·赫茨伯格》的专著，旨在概述赫茨伯格的建筑作品，然而该书仅涵盖了赫茨伯格作品中的一小部分^[2]。几年后，凡·贝赫艾克又主编了一本有关赫茨伯格手绘的书，展示了这些他总是随身携带、放在口袋里的小素描本——它们是他亲密的旅行伙伴^[3]。这本书力图展示素描本在保存那些打动赫茨伯格的素材中的重要性。对于这位建筑师来说，绘画作为一种与自己和其他人交流的工具，显得至关重要。在设计过程中，他习惯于使用不同版面大小的图纸：A5 和 A4 更多是用于私人的和探索性的，而 A3 则通常用于和合作者在办公室内进行交流。例如他绘制的位于阿哈姆的 De Spil 学校草图，图幅为 A4（图 4）。自 2015 年以来，赫茨伯格的工作室一直以“AHH”（Architecture Studio Herman Hertzberger 的缩写）之名运作。

他的作品产出量巨大，但其潜在的工作原则一直是所有设计决策中的常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为人们提供发展社会、专业和其他技能的空间仍然是他设计的一个首要目标。他通过对作品细节的深度设计，使空间在三维宇宙中被结构化地、有序地表达。

2022 年 5 月 24 日，赫茨伯格先生已经接近 90 岁高龄，我们决定利用此机会在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事务所对他进行专访，以反映其作品、建筑和书籍、教育和设计思想（图 5）。首先，我们好奇他是否仍然坚持职业生涯初期的理念，还是一直在不断发展这些理念以达成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其次，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他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处理与学生、客户、建筑商和其他建筑师的关系？另外，我们想探索他在哪些问题方面有持续的影响力，以及他曾就哪些问题上发表



图 1：阿帕尔多伦的 Centraal Beheer 保险公司大楼，1972 年设计



图 2：埃因霍温理工大楼——技术科学和电气工程学院，2014 年设计



图 3：蒂沃利大楼，乌得勒支，2014 年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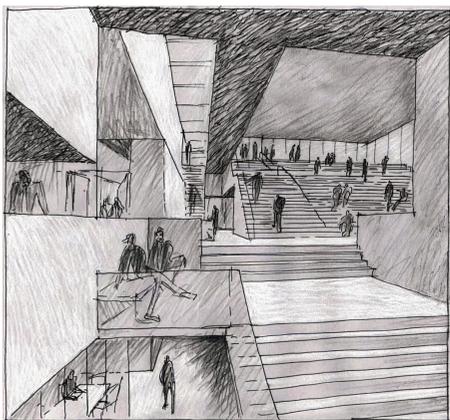


图 4：手绘草图，阿哈姆 De Spil 学校，绘制于 2007 年



图 5：采访中的赫曼·凡·贝赫艾克与赫曼·赫茨伯格，2022 年 5 月 24 日

过重要的见解。我们还特别关注在更为广泛的背景下他的工作，如教学以及教育方面的理念，以及他对建筑学的现状持何种看法——在荷兰，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他的著作被翻译和发表的国家。

本次访谈将分为五个部分呈现，包括时间和手绘，有关结构主义的讨论，设计的延续性，建筑教育，以及现在的工作兴趣。

一、时间和手绘

赫尔曼·赫茨伯格（以下简称 HH）：让我们缓慢开始吧。你们应该意识到，因为我已年迈，现在的工作速度已经不如以前了。尽管我还有些许精力，但已经不能够支撑我像以前那样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了。现在，我将大部分设计工作留给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完成。而实际上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捍卫那些有被破坏或拆除风险的旧项目。除此之外，我还在写作，这些事情占用了我大部分的精力。

赫尔曼·凡·贝赫艾克，朱鹏霖，朱莹，李钰（以下简称 Interviewers）：您已经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的社会对于变革的不断呼吁。而当我们谈到速度这一因素时，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快了，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HH：是的，完全正确。我在回答你们的问题时应该更为谨慎，以免听起来像一个抱怨且悲观的老人。现在应该是建筑师们放慢脚步的时候，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并不是说今天一切都完全错误，我相信，建筑师今天的工作方式只是另一种做法，它将改变人类，当然也会改变建筑。

Interviewers：在您的建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一直都非常重要？现在，科技的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同，人们通过电话、Zoom 和各种网络方式相互联系。

HH：我对这种变化感到不适，年龄让我与这些新发展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能

够看到这些新事物的优缺点，但我不想再从头开始适应。如今，整个设计理念是由复杂且烦琐的规则和限制所决定，并遵循运算的法则。每当我提出建议时，我的同事们通常会说：“现在您不能再这么做了，我们必须遵守所有的安全规范。”例如，所有由凡·艾克设计的操场如今都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我记得我总是摔倒，弄破膝盖并留下疤痕。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并且找到自己的极限。我可以洞察自己的可能性。

Interviewers：如果我们谈到建筑教学这个话题，绘画已经变得不那么受到重视了，学生们现在学习的技能已经有所不同。而对于您而言，绘画一直是非常基础的技能，您手边永远都不缺乏一个小速写本。

HH：手绘草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使我们能够记录所找寻的东西。虽然我也喜欢拍照，但我同意勒·柯布西耶的观点——他认为拍照的危险在于相机代替了我们的视角。通过拍一张照片或从互联网上搜寻可以在设计中使用的素材是十分容易的，但它们有一种缺乏人情味的相似性。我习惯于用照片和速写来记录日常生活中有趣的细节。然而，现在人们只是机械地拍摄，回家后可能已经拍下超过一万张日后都几乎不会再查看的照片。他们没有在拍照时花时间去思考他们所看到的東西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建筑设计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的工作方式始终如一，既往如此，将来亦然。需要澄清的是，我已经不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了。总体而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是对主题的兴趣始终远大于对建筑的兴趣。在我的理解中，一切都是关于主题的，而我使用建筑语言来表达主题。

简而言之，主题是以空间而不是建筑作为建造的事物或对象。我感兴趣的是主题所带来的结果，而非它本身的形态以及它带来的意义。大多数的建筑师不是在创造空间，而是在做装置物，例如大型的雕塑等。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种个人身

份认同的理念，即为每个建筑、每个机构、每个事物作出区分，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物体或建筑的分离和隔离^②。

Interviewers：您是否认为这是对我们所创造和培养的建筑师崇拜所导致的结果呢？

HH：我认为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建筑师只是在支持这一点。虽然我已经强调了空间的概念，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难点。空间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但当我们开始用建筑来表达它时，它就变得有趣了。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用不同方式使用的空间。我的建筑组织了空间，并以某种方式赋予空间意义。

Interviewers：您的言论让我想起了著名的荷兰建筑师杜多克（Dudok），他曾说：“这不仅是关于音符本身，还涉及它们之间的空间，这些空间赋予音乐张力和意义。”当然，将这种观念传授给学生并不容易。您一直对与学生交流以及向他们介绍您的观察和工作方式感兴趣。同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写作一直都是您教育学生的一种方式。

HH：是的，特别是在我所有的演讲中。我一直在努力通过讲座来解释这些主题，而且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时候也很成功。演讲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因为我能够向观众传递我的理念，而他们也对此非常热情。另外，我有着多数老建筑师们都不再拥有的奇妙机会。现在很多人已经对老建筑师不再感兴趣了，认为已是过去时了，但我很幸运，人们仍然对我的理念感兴趣，并且想了解更多。因此，我在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所做的一切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比以往更具有现实意义。我的理念依然有效，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与主题相关，而不是与形式相关。建筑是我的理念转化和呈现自身的载体。在我看来，任何设计都始于一个理念。建筑师不应该只考虑做什么，而应该思考自己的理念是什么。这是一个 19 世纪的古老概念，由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提出，即理念是首要的，而后才开始寻找表达和解释这个理念的方法。

二、有关结构主义的讨论

Interviewers: 您一直坚持尝试在您的作品中表达这个理念。回顾您的作品,可以说直到 1990 年代,它们受到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方法的影响非常大,之后您开始更加注重外观的表现。这一点是否属实?

HH: 对结构主义的概念,大多数人存在着很多误解。结构主义当然不仅仅强调物理结构,比如梁柱等,这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他们也是如此做了很多设计;结构主义还涉及哲学或语言学的概念,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一种共有的东西,我们都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个体的使用方式各不相同,否则作家之间就没有区别——我们可以通过风格和语言使用方式来区分不同的作家。我的想法是,一个建筑也可以具有某种结构。我无法避免使用“结构主义”^③这个词,它在一定程度上始终保持不变,但它可以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因此我们不应该设计一所只适用于蒙特梭利教育体系的学校,而是应该使一所学校能够适应从一种体系转变为另一种体系。它应该具有多种用途。我曾在《建筑 and 结构主义》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图 6)。

Interviewers: 您可以因此说结构主义不仅是形式主义问题,而是试图将您所看到的基本思想转化为某种形式,该形式可以随时间变化或在时间内变化。

HH: 是的,由于我的年龄,我正缓慢地回忆这些名字。语言学者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曾引入了一些有趣的概念,如语言能力 (competence) 和语言表现力 (performance)^④。“能力” (competence) 是一个奇怪的词,它接近于“容量” (capacity) 这个词,而“表现力” (performance) 是有效解释的能力。表现力 (performance) 最终取决于人们如何运用它。

Interviewers: 您要看看它是否有效——不仅是以您预期的方式,而且更是以您意想不到的方式。当我们将对话带回最开始有关主题的讨论。您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关系,您想要在空间之间建立联系,但最终这些空间旨在供人们使用,是为人们创造的居住空间,对吗?

HH: 当然! 以位于阿姆斯特丹 Weesperstraat 街的学生住宅(图 7)为例,也许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但其主题非常有趣,尤其是位于四楼的主题——画廊街 (Gallery Street) (图 8)。对我来说,画廊街应该是一个标准,而不是那种几乎无法互相穿过并且无法再与邻居打招呼或者交流的廊道^⑤,当你想坐在阳光下且与邻居有一些互动时,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满足你。

尽管我不想特别谈论位于四楼的廊道,但我精心设计了一个低矮的、可适用于多种使用场景的照明模块——考虑到高照明模块会在使用中将光投射入走廊旁边的卧室内。而一个低矮的照明模块因离地

面很近,很容易受到多种形式的破坏,因此它必须是坚固耐用的。我设计了一个类似混凝土桌子的照明模块——并配套设计了长椅,而居民最终也将其当作普通的桌子使用。它服务于不同房间住户的聚会之用,并提供餐桌的功能。通过这种方式,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照明模块,而成为一种服务于会面的工具,增加了人们的交流可能性。这就是我所谓的多价性,即事物具有更多的价值。这要归功于设计,它使事物不仅具有功能性,还开放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其与乐器和演奏者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例如,咖啡机可以选择加奶或不加奶,如果是非常昂贵的咖啡机可能会具有更多的功能,但它始终局限于安装在机器上的程序。相比之下,像音乐乐器一样,演奏者可以引入自己的情感、想法和技术能力,创造与乐谱相符的音乐。而且在音乐乐谱中,演奏者可以自由选择演奏速度和音量,完全掌握选择的权利。

我试图将这个想法也引入到建筑和环境事物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即装置与仪器的概念。我们所说的社交建筑大多更像是一个装置,按照一定的程序工作,只适用于特定的工作方式。

我现在仍然在坚持做同样的事情。许多人认为我在布雷达的剧院(图 9)中引入了其他形式,如一个弯曲的屋顶等;认为我现在做设计更加灵活。他们都试图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一种发展趋势,但基本上,我对于思想和主题的关注始终保持不变。我不想将自己与伟大的建筑师相比较,但那些更好的建筑师——也许这样说是有风险的一—会将理念放在心上,贯穿一生。我也是这样做的,不会跳来跳去追逐光鲜的点子。但有些建筑师会这么做,他们可被称为“跳跃者”。

三、设计的延续性

Interviewers: 您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学生宿舍非常符合勒·柯布西耶在马赛公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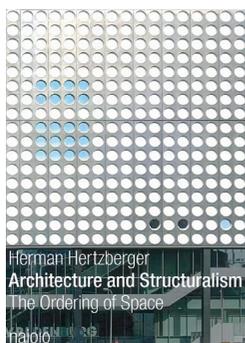


图 6: 赫茨伯格所著《建筑 and 结构主义》一书封面, 2015 年出版



图 7: 阿姆斯特丹 Weesperstraat 街学生住宅, 设计和建设时间: 1958—1966 年



图 8: 阿姆斯特丹学生宿舍的画廊街，设计和建设时间：1958—1966 年



图 9: 布雷达剧院，布雷达，1995 年设计

中所阐述的想法。如果我们在历史上找一个跳跃者的代表，那肯定是勒·柯布西耶，因为他跳跃到了不同的领域。

HH: 在视觉上可能如此，但勒·柯布西耶在其一生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他不断发展新的想法，但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初衷，即使在其晚年的作品中，我也发现了他早期建筑中已经使用过的相同元素。在他的思想中，理念和思维是相同的。他的思维并不是从 A 到 Z 的发展，但基本上有着或多或少相同的东西。他仍在寻找解决方案和条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像荷兰建筑师里特维尔德 (Rietveld) 和杜伊克 (Duiker) 一样，从勒·柯布西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呼吁一个开放的社会。

Interviewers: 当然，不管是对您还是对很多人来说，研究勒·柯布西耶的作品都是重要的一课。然而，现今年轻人在学校学习建筑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他们更加重视形式主义，即使他们声称有概念，也没有从构思一个概念开始。那么您的出发点是什么，以及您最终想通过建筑达到何种成就？这对现在的学生来说是有启发性的。

HH: 历史性的例子固然重要，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自后现代主义出现以来，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如今的一切或多或少地都显示出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却没有太多深

入的思考。我在思考出现这一切的哲学背景。可以说，当现代主义陷入困境时，后现代主义顶替了它的位置。如今，建筑更像一种消费品，必须满足顾客需求，不要过多地消耗他们的精力。

Interviewers: 您说的建筑学的哲学背景是什么？如果现在看到建筑学校开设哲学和理论课程，我们会认为哲学在建筑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您认为学生是否应该阅读哲学著作，还是他们需要直接面对不同的视角和相关影响？

HH: 当然，以历史课程为例，当我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求学时，该课是由 Engelbert Hendrik ter Kuile[®] 教授授课的。他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美丽建筑图片，并介绍了建筑的业主和相关信息。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听他的讲解，而是在欣赏他所展示的图片，这些美妙的形式和物体让我感到惊讶。

如果你问我想要与历史上的哪位大师会面，我会选择贝尔尼尼 (Bernini) 或布鲁乃列斯基 (Brunelleschi)，而不是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因为贝尔尼尼创造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圣彼得广场，对我而言，这是对空间的极致拥抱。该广场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发挥作用：无论是游客在闲逛时，还是当教宗在发表“Urbis et Orbis”（降福于城市和世界）时，它都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如果说年轻人要发起一个关于

气候变化的集会时，我无法想出有比这个被柱子环绕的广场更适合的地方。柱子的基座做得非常出色——因为有着合适的高度，人们常坐在基座上。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如果见到贝尔尼尼，我想问他：“您是否意识到在经过这么多世纪之后，女士们会坐在您设计柱子的基座上？”我相信贝尔尼尼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我并不确定。当你看到许多有着台阶的庞大建筑的下部时，同样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这些台阶不仅被那些想进入著名建筑的人使用，而且还可以让人们坐在上面，讨论事情和享受阳光。

此外，其他主题也很有趣。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我们必须学会应对这些变化以及由这些变化引起的事物的转型。因此，我们应该学习如何设计具有转型能力的建筑，这些建筑可以被改变和适应新的功能要求。我们应该更注重具有灵活性的建筑，而非过分追求纪念性的建筑。当建筑被强调标志性的时候，它们往往过于呆板，失去了灵活性。

我无法创造一座标志性的建筑，也无法创造一座美丽的建筑。美丽不是我们可以创造的东西，而是当某个事物运转良好时所获得的奖励。我认为，创造美丽的建筑是虚伪的。以埃菲尔铁塔为例，它是 1889 年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当时被认

为是一件可怕的事物，人们说它看起来像电线杆。组委会对那个时代的人说：“别担心，展会结束后它就会被拆除。”这就是当时的想法。事实上，最初的想法甚至是建造四座铁塔。

无论如何，这就是历史。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习惯埃菲尔铁塔，画家们开始创作有关它的著名画作；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它。今天，它不仅是巴黎的象征，也是法国的象征。因此，静态对象美丽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我只是想说，我们无法创造出美丽的建筑，一个建筑是否美丽并保持美丽并不取决于我们。当然，有一些我们认为很美的例子，但最终，公众才是决定因素。

Interviewers: 当我们观察阿道夫·路斯为《芝加哥论坛报》设计的那个柱子时，可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标志性建筑的提案。在他看来，这就是他所设计的建筑的理念。那么，您对北京的 CCTV 大楼有何看法？

HH: 哇，那栋楼上面有个洞！你想谈谈雷姆·库哈斯 (Rem Koolhaas) 吗？他曾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建筑师。我说他“曾是”，因为他现在不再那么有趣了。事实上，我对他的尊重远超你们的想象。他一直在探索建筑的可能性，但却在其中迷失了方向。

当然，他试图提出一些有趣的主题。我曾看过他在葡萄牙波尔图设计的歌剧院，我认为他引入的剧院内空间的主题是模糊不清的。你可以在形式 A 的盒子里再放一个形式 B 的盒子，并在形式 A 和形式 B 之间营造一个奇妙的空间，但这些形式只是形式而已，你不能用它们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有我的疑虑，但我也对他试图做些事情表示尊重。

当我看到他最近在鹿特丹设计的三栋中间没有任何联系的办公大楼时，我不认为这是一座好的办公楼^⑦。它仅仅是由楼层和缝隙组成，而且缝隙会分割空间，这不符合我尝试让每栋建筑成为一个整体空间的设计理念。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这

种设计是极其有吸引力的，且起到对鹿特丹城市形象的塑造作用。

四、建筑教育

Interviewers: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建筑师的教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像库哈斯这样的建筑师对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这与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您撰写了大量关于空间的著作，然而实际追随您的人数似乎并不多，或者您认为其实有很多人在追随您？

HH: 请等一下！库哈斯的追随者也正在减少。我所写的第一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并得到了很多重印。我并不想吹嘘自己，但每周我都会收到采访，介绍著作等方面的来信和邀约。我很忙，我并未被人遗忘。也许现在的学生缺乏思维的自主性且过于注重形式，但我们不应一概而论。世上仍有许多正确做事的人，我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每所学校都有这样的人。顺便说一下，这或许是回答你的问题的答案：我的第一本书正在被重新翻译成中文。翻译女士向我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问题，问我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解释。所以，我希望这会变成某种成果。无论如何，这让我知道人们对我这类型的建筑师感兴趣……

Interviewers: 您的第一本书是作为课程教材而构思的，旨在教导学生如何观察事物。那时，注重看 (look) 和看到 (see) 的教学主题非常受欢迎。我想到了约翰·伯格 (John Berger) 的《看的方式》一书，他也教导读者如何观察事物^⑧。看 (look) 是广泛观察，如俯瞰全局，而看到 (see) 则是将你的视线与主题联系起来。首先，我们看某些东西，然后或许会看到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我们如何看，我们又真正看到了什么，是否质疑我们所看到的東西？这些东西是否具有更多的解释价值？

HH: 目前，我正忙于这样一个想法：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事物，并以另一种方式来探究它的核心。如果要我谈谈自己，

那么我认为自己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看到其他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当别人集中精力看某些事物时，我则会关注其他方面。

今天我要探讨的主题是中间空间 (in between space)。它不仅是相互会面的场所，还是新事物发生的空间。一切都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而是存在发生某些事情的潜力。这也是中间空间诗意的特质，其中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会以自发的方式发生。我要特别强调对这个主题的兴趣，因为现今一切都太过固定了，不给予人们自由和选择的空间。这就是我现在试图探索的故事。

Interviewers: 您仍然认为建筑可以为自由的理念作出贡献吗？

HH: 非常正确！基本上，这与行动自由有关。当我们谈到自由时，我想再次提到足球。这个运动中，有一个场地、一些目标和分界线，球员们必须遵守教练规定的战术规则，由教练告诉他们应该站在哪里、向哪个方向奔跑等，但最终所有这些规则和约束在实践中都是相对灵活的一这些球员都有努力寻找获得球并以有趣或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它的自由。因此，这是一种寻找自由的过程，使我意识到，最终我们需要一些规则才能获得自由。没有规则就没有自由，同时没有规则就会导致混乱。积极自由和混乱之间的差异恰恰体现在这些规则中。但是，我们今天被规则束缚得太紧了，有太多的规则了！

Interviewers: 所以您认为您也需要足够的空间来游戏？

HH: 游戏的概念通常与孩子们所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但它并不仅限于孩子们所做的活动。演奏小提琴的人也在游戏。无论我们谈论何种形式的游戏，它们都能够激发创造力，释放我们的创造力^⑨。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在游戏中度过，一直在玩耍直到生命结束。创造力需要对变化进行适应，而适应变化的过程表现为一种转化的过程。创造力是生命所必需的，没有创造力就没有生命。

五、现在的工作兴趣

Interviewers: 我们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纽温豪斯 (Constant Nieuwenhuys) 身上, 他也认为游戏能够解放我们, 让我们摆脱各种限制, 给我们操纵的空间。我们刚才谈到足球时, 实际上是在比喻生活。我们可以看到, 在足球比赛中进球的球员比守门员赚更多的钱。如果您有重建一座建筑的机会, 您会选择哪座建筑?

HH: 我会选择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 (图 10)。我认为这是一个失去的机会, 因为我曾被邀请作为竞争者之一参与竞标。现在的扩建建筑设计得非常糟糕, 而我的建议和提案则非常好。如果采纳了我的提议, 这个场所将会更加出色。

Interviewers: 为什么您的许多作品今天都面临着被改建或拆除的危险?

HH: 已经拆除的阿姆斯特丹老年人公寓——Three Courts——完全符合今天人们对老年人居住条件的要求 (图 11)。但由于一些愚蠢的法律变动, 它不再得到补贴。人们提出了一种新的个人帮助的想法, 让老年人购买自己的小公寓。实际上, 这导致了这座建筑的破坏。现在, 购买公寓的这些老年人孤独无助, 完全迷失了方向。而我的建筑则拥有所有的设施, 可以让他们保持稳定并继续生活下去。对此, 我很遗憾, 我不想多谈。人生中有许多失望, 但我不是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不以这种方式思考。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今天不再过多地进行设计工作, 我把对我以前工作的解释留给年轻一代。例如, Breda 的图书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他们对建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自己不会这样做, 但整个结构仍然存在, 并以奇妙的方式发挥作用。因此, 我不应该对此感到不满。我的办公室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我完全将设计工作交给办公室的其他建筑师, 即使我有时会尝试干涉, 然后他们会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们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就放手了。

我必须说, 我的大部分旧建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想照顾它们! 而那些已经不完全不是它们本来面貌的建筑, 如果它们被拆掉, 我也不会想念它们。我的意思是说, 它们不是完全错误的, 但我今天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设计它们。但再次强调, 我不是在寻找建筑, 而是在寻找思想。在我的大多数建筑中, 您会在某个地方找到某些东西, 它表明我曾经考虑过, 并且确实起作用了。

上周我回访了我在代尔夫特设计的第一所学校 (图 12 ~ 图 14)。该学校已经

经历了多次扩建, 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教室和其他设施, 但是建筑的结构仍然非常有效, 拥有大量的座位、拐角和安全区域。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起初, 我没有意识到他们改变了颜色并使用了大量的白色。整个建筑充满了人们的使用痕迹, 它所发生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在我眼里, 它变得比我上一次重新设计它的那一刻好得多, 因为一开始的主要理念到现在仍然有效^⑩。我想要制作一个非常大的走廊, 不仅仅是一个走廊, 而是房间之间的中间宽敞的空间。我尽可能地



图 10: 赫茨伯格的市立博物馆设计方案, 阿姆斯特丹, 2004 年设计



图 11: 位于阿姆斯特丹 Drie Hoven 的老年人公寓鸟瞰, 1964 年设计



图 12: 代尔夫特蒙特梭利学校的走廊, 1960 年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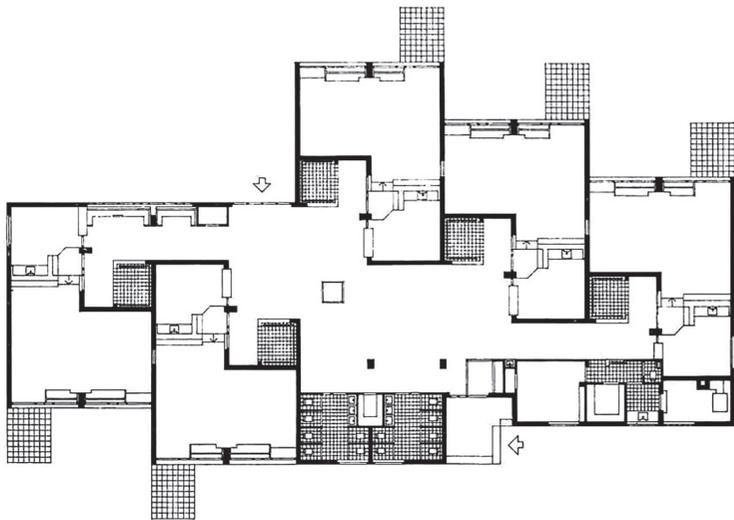


图 13: 代尔夫特蒙特梭利学校的原平面图, 1960 年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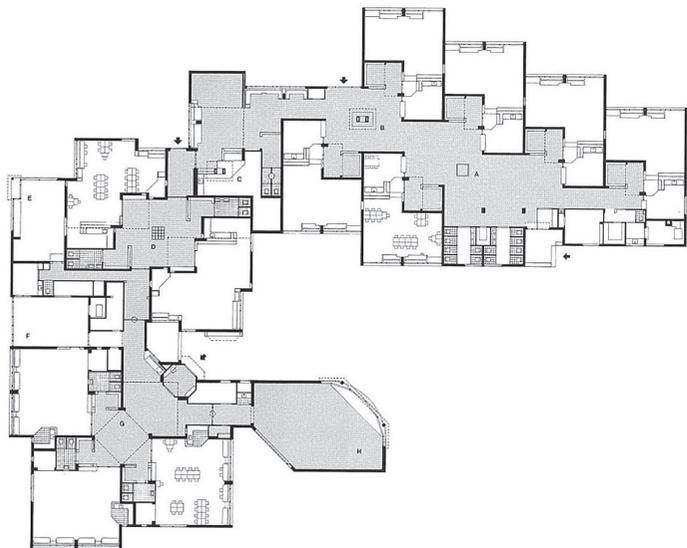


图 14：代尔夫特蒙特梭利学校扩建方案平面图

进行了表达：走廊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宽，也可以窄。你可以得到一个真正能够最优化工作的建筑。

现在，我被要求再次为这所学校添加一些东西，而这将是该建筑的另一个生命阶段。这次的项目非常小，是为小孩子准备的寝室。他们需要在课间睡一个小时。我正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它不需要是一座城市。当然，如果有人请我设计一座城市，我会答应，但他们不会请我。

Interviewers：您认为客户认同您的哲学和观察方式是最基本的吗？

HH：当然。您知道在我的《建筑学教程 1：设计原理》一书中有一则关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设计的房屋的故事。业主们很喜欢这个设计，他们只有一个抱怨：客厅是否能再大一点。而赖特的回答是，虽然可以做到，但需要找另一个建筑师。不过，我并不是那种类型的建筑师。此外，建筑师不是艺术家。我们应该像艺术家一样工作，但结果不是一件艺术品。

结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建筑历史学家赫尔曼·凡·贝赫艾克一直在系统地研究赫茨伯格的作品，并与他进行了许多讨论。此次采访正好是赫茨伯格 90 岁生日的庆祝活动之际。自 2017 年起，贝赫

艾克开始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建筑史共建课程的教授，并广泛讲授赫茨伯格的建筑和思想。此次采访是该课程的延伸，特邀赫茨伯格谈论他的作品、建筑、书籍、学生和思想。贝赫艾克教授和其团队期望通过赫茨伯格这位在建筑界拥有 62 年从业经验、享有盛誉的荷兰建筑师的实践经验，对年轻的中国建筑学学生提供启发，帮助他们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在设计中平衡运用新兴和传统的设计工具，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以及如何设计标志性建筑。

注释

① *Forum* 是一本荷兰的建筑杂志，被誉为结构主义者的传声筒。该杂志社于 1946 年成立，是 *Architectura et Amicitia* 协会的下属机构。*Forum* 杂志由行业内的专家负责，而没有专门的出版商。它的主编是荷兰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奥尔多·凡·艾克和亚普·巴克马。年轻的赫茨伯格大学毕业就加入了该杂志社，成为主编们的秘书。杂志的名字“Forum”意为论坛，传达出它希望成为建筑和相关艺术交流的平台。

② 编者注：赫茨伯格想表达的是他希望建筑和建筑之间要互相对话，同时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要互相对话。他本人不喜欢设计独立于环境外的地标建筑。

③ 赫尔曼·赫茨伯格曾经在 2015 年出版了 *Architecture and Structuralism* 一书。对于这本书，赫茨伯格说道：“这本书试图阐述结构主义在建筑中的含义以及其重要性。关于结构主义的概念在一般范畴以及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存在很多误解，但现在人们对结构主义的兴趣又重新被激起。我认为，在建筑中真正的结构主

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对建筑的再利用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可以为有关可持续性的讨论提供新的动力。用户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性揭示了一个更民主的建筑的蓝图。”

④ 能力 (Competence) 和表现 (Performance) 是美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 (Noam-Chomsky) 提出的概念。“能力”是指母语者对其语言的知识、规则体系、产生和理解的能力。“表现”是对规则系统的研究；是对实际句子本身的研究，对语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使用的研究。

⑤ 赫茨伯格讲述的画廊街 (Gallery Street) 是他在设计这栋学生宿舍时提出的主题。画廊街提供的是一个学生邻居之间交流的空间。从空间尺度上说，它比普通的走廊要宽不少。

⑥ Engelbert Hendrik ter Kuile 于 1947—1965 年间担任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教授。

⑦ 赫茨伯格这里指的是位于鹿特丹 Wihelminapier 老港区的 De Rotterdam。OMA 于 1997 年开始设计该项目，项目建设时间为 2009—2013 年。

⑧ Berger, J. *Ways of seeing*[M]. London: Penguin Books Limited, 2008: 1-17. 该书是基于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制作的 4 集电视系列片出版的，系列片每集长度约 30min，并于 1972 年在 BBC Two 播出。

⑨ 赫茨伯格有关游戏和创造力的表述来源于荷兰历史和文化学者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于 1938 年出版的 *Homo Ludens* 一书。该书的中文译名是《游戏的人》，在书中赫伊津哈讨论了游戏在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可参阅：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⑩ 1960 年，赫茨伯格完成该幼儿园的设计，随后在 1966 年、1968 年、1970 年，赫茨伯格又主持了 3 次该幼儿园的扩建。

参考文献

- [1] Hertzberger, H.. *Lessons for Students in Architecture*, Vol.1[M]. Rotterdam: 010 Publishers, 2005: 1-274.
- [2] Van Bergeijk, H., Hertzberger, H.. *Herman Hertzberger*[M]. Basel: Birkhäuser Verlag, 1997: 1-216.
- [3] Hertzberger, H., Hauptmann, D., van Bergeijk, H.. *Notations of Herman Hertzberger*[M].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1998.
- [4] Berger, J. *Ways of seeing*[M]. London: Penguin Books Limited, 2008: 1-17.

图片来源

图 1~图 4，图 7~图 14：由赫尔曼·赫茨伯格供职的 AHH 事务所提供

图 5：作者自摄

图 6：[EB/OL]. nai010 出版社，<https://www.nai010.com/nl/publicaties/architecture-and-structuralism/130476>.